

首家披露中关村最惊心动魄的商战内幕

长镜头追踪『中国硅谷』创业者的辛酸历程

一部中关村商人的创业史、奋斗史和心灵史

# 中关村倒爷



于川著

花城出版社

# 中关村倒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11019589

于川著

# 中关村倒爷

Electronic Market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关村倒爷

于川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2.1

ISBN 7-5360-3651-5

I. 中...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7254 号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

(广州市永福路 44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75 1 插页

字 数 27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651-5/I·3040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中关村 电脑 386

## 中国硅谷



## 于川

### 作者简介

1963年9月出生於北京，幼年时期，父母双双含怨辞世于“十年动乱”之中，早早地饱尝了生活的坎坷和世事的艰辛。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经历了短暂的国营单位的安逸之后，终于按捺不住天性中那份不羁，赤手空拳地下了海，开过电脑公司，经营过农场，东闯西杀地奋斗了将近十年，却在商场得意之际，出人意料地隐退了，躲进书斋，圆三十多年未醒的“文学梦”。

# 中美村倒爷

## 目录

- 第一章：下海之初那些苦涩的日子 \ 1
- 第二章：黄勇与吴主任的秘密关系 \ 35
- 第三章：来自山东的一单生意 \ 53
- 第四章：山东路上南辕北辙 \ 71
- 第五章：与柳总经理的较量 \ 87
- 第六章：滑稽的婚礼 \ 107
- 第七章：快乐门市部 \ 121
- 第八章：老张要让他们科长“爽”一把 \ 135
- 第九章：岳小宁成了岳厂长 \ 147
- 第十章：黄勇与吴主任的阴谋 \ 169
- 第十一章：价格飙升的 286 主板 \ 189
- 第十二章：进主板受挫 \ 203
- 第十三章：在深圳的赛格电子市场上 \ 215

- 231 / 第十四章：北大校友罗格林  
253 / 第十五章：争取显示器的代理权  
267 / 第十六章：与徐癸子谈判  
287 / 第十七章：同罗格林重游燕园  
299 / 第十八章：机场上与萍邂逅  
315 / 第十九章：阴谋背后的阴谋  
327 / 第二十章：开自己的门市  
347 / 第二十一章：在酒馆与他推心置腹  
361 / 第二十二章：袁天退出中关村  
383 / 第二十三章：与初恋情人告别  
397 / 第二十四章：黄勇的阴谋终于得逞

427 / 于川 后记

(内文图片摄影由于川提供)

# 第一章

## 下海之初那些苦涩的日子

他与袁天“挂靠”在黄勇的公司名下——“寄居者”——高科技倒爷——给老张“抓货”——二十套微机内藏——回忆下海之初——对着岳小宁那小门市满腔失望——岳小宁说，辞职与下海是两回事——颐宾楼前老张成了他的第一个客户——老张与他开始了长期的合作——给老张送货——想起初恋情人萍——冲动的一吻和一个耳光







窗外的街景很凄清，如果不是天正落着算不上大，却也绝不小的雨，多半会让人以为那清寂的景色是一幅嵌在橱窗上的老照片。

一个擎了伞的彳亍的男人，认真地吁着眼，向临街的暗暗的窗里执著地张望着，却不知是看到柜台后他那张不太讨人喜欢的脸，还是什么也没有看清，摇摇头，有些失望地走开了。

一滴大大的雨点被骤起的一阵风摔在玻璃上，抽搐着往下爬，拖着条弯弯曲曲的长尾巴。

街边那排已经开始爆裂了肚子的老杨树刚刚抽出的新芽嫩嫩地绿着，在灰蒙蒙的街上染出些亮色。

制冷技术开发公司的老板黄勇照旧不会在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时间里出现在门市上，多半又赖在哪位淑女的香闺里了。两个销售主管王京和陈义趁了雨天的空闲，在老板没有驾临之前，拼命地折磨着那台他摆在门市上，作为样机的 386，身心投入地和硬盘中“三国演义”中的英豪们厮杀在一起。他不时地悄悄地皱一下眉，为了他俩残酷地殴打他那只一百二十块钱买来的键盘，他现在后悔得不行，自己当初一定是吃错了什么

药，干嘛要在机器里装游戏软件呢！

门市上只有会计兼出纳的沈清永远是那么安静。像往常一样，此刻无聊地伏在她那张摆放在角落里的办公桌上，嘴上衔着支签字笔，愣愣地发呆，大约又是在思念她那位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饱受蹂躏的男朋友。

他粗重地喘了口气，排遣出堵在胸口的一团郁闷。

阴雨笼罩着的春日，人也像锈了一样，周身上下紧巴巴的。

他摸出一支“希尔顿”点燃，烟雾瞬时笼了眼。

窗外一辆急火火的“面的”驶过，溅起一片灰灰的积水，一片灰色的雾。

他打了个冷战，早春的天气还有点凉。

知足吧！

他搓搓冰冰的手，安慰自己。

终于熬过了那个有雪的冬天，而且在春雨飘落之前，“寄居”到黄勇这虽说算不上宽大，却也周正规矩的门市中来。至少现在人模狗样地站在柜台后面的他，对着柜台中码放着的那些黄黄绿绿的，满布着外行人看了眼晕的各色元器件的线路板，没有哪个顾客再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独立在街角清凛的风中，腋下夹了块 286 主机板的他了。

对面柜台的袁天今天也还没有来上班，不知道是不

是又为情所累，和他那个叫做李云的女朋友缠绵在他们那间温情的小屋中，重复着他们永不厌倦的海誓山盟。

他和袁天都是黄勇这间公司的“寄居者”。

在中关村这条被称作“中国硅谷”的电子街上，像他和袁天这样的“寄居者”很多。在他们这些被人们鄙视地称作“高科技倒爷”的中关村的个体经营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办（执）照不如租（执）照，租（执）照不如挂靠。”而他和袁天正是“挂靠”在黄勇这家制冷技术开发公司下面的。这种“挂靠”不是无偿的，“挂靠者”不仅要向“上级”公司交纳柜台承租费，还要在交纳过每月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后，再向“上级”公司交纳营业额的百分之三作为“管理费”。这种形式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是基于一些个体和小型群体经营者没有能力通过严格的工商手续成为合法经营者，他们要为社会，特别是国营企事业单位所认可和接受，并最终从他们那里攫取利润的唯一合法身份就是这种所谓的“挂靠”。他不知道，在这条日渐繁华的街道上，每日奔忙着的那些西装革履的人们中，究竟有多少“挂靠者”，但他知道，那绝不会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腰里的BP机“嘟嘟”地响了，他撩起衣襟看了看，是那个计算机厂的采购员老张。

“来生意啦，哥们儿？”

王京在他走到电话机前的时候，终于舍得从他面前的显示器屏幕上厮杀的武士们身上挪开了眼睛。

“这天儿出去送货？真他妈够一梦！”

陈义摇摇头，满嘴的苦涩，眼睛却还盯在变化着的显示器的屏幕上。

“还不一定是生意呢。”

他淡淡地给对方一个微笑。

“寄居者”一定要和主人家中的每一个成员搞好关系，这一点什么时候也不能疏忽。陈义手下的键盘却在这时发出一声脆响，让他强忍的颊迅速地抽动了一下。

他垂了怨艾的眼，缓缓地拎起了话筒。

二十套 386DX - 33 微机的内藏，算得上是蛮不错的一单生意了。

在这样的阴雨天里，竟然还会有人想到无聊之极的他。当然，老张那样久经沙场的采购老手是从来不会放空枪的。老张给他的接受价格虽然比目前的市场最低价要高出百分之五左右，可他知道，那里面还包括着百分之十的回扣。这是从他们第一次交易就开始的不成文的规矩，也是老张之所以成为他的基本客户的主要原因。想想吧，他还要替老张承担这百分之十的回扣的营业税和所得税，还有“管理费”哪！

不管怎样，二十套 386DX - 33 内藏对于他这样的“跑单帮”的来说，也算是值得在下班后小酌一杯，庆祝庆祝的生意了。二十套内藏，那就是二十块主机板，二十块彩色显示卡，二十块 IDE 卡，二十块硬盘驱动器，二十套软盘驱动器，再加上八十条 1MB 的内存

条,八十片 256K 的内存芯片。这可够他忙活一阵子的了。

整个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就是一座大市场。

中关村的公司和个体经营者们之中,除去如今规模已经堪与国营大企业相媲美的几家大型的民办和集体企业之外,大部分是以互相之间的商品调剂和二次、三次,乃至更多环节的倒手为经营方式。一单生意虽然表面上是在一家公司的门市中完成的,但其幕后却存在着不知多少道的对外采购的环节,圈内的人们管这叫“抓货”。这一切不过是瞒了那些外行的客户罢了。

现在他要出去“抓货”了。

“你也不穿上点儿雨衣?”

沈清懒懒地抬起头,脸上带出些关怀。

他把手中拎着的装货用的双肩背包对着她晃晃。

“有。”

“哥们儿最近生意见火啊!”

陈义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已经走到门口的他,说。

“马马虎虎!”

他听出自己的谦虚中不经意地流露出那么一点儿骄傲。

“谁像你们俩呀,整天就知道跟游戏玩儿命!”沈清撇了嘴,一脸的不屑全洒向她的两个贪玩儿的同事,“人家的生意可都是自己跑出来的……”

“得,得!奶奶,您别又给我们痛说革命家史!”

王京告饶了。

“今儿早上我们俩可没得罪您哪！”

陈义也说。

“就是。您不是昨儿没有接到咱那位旅日华人的国际长途，把邪火儿全往我们哥儿俩头上撒吧？”

王京做了个鬼脸，附和着。

“去去去，讨厌！”沈清白了他们一眼，又转向他，“中午回来吃饭吗？”

他抬腕看看表，已经快10点了，自己现在只有前天从电子市场那家深圳人的柜台上赊来的三十多块主机板，还有点儿内存条，其它的都得去抓。看来中午以前是别想回来了。

“可能回不来。”

“那就不给你订饭啦。”

“好。”他点点头，“我在外面买点儿就行了，反正都是盒饭，差不多。”

沈清不再说什么，又伏在桌上做她的“鹊桥梦”了，没有理会他对她回报的一个感激的微笑。

他按按揣在贴身的衬衫口袋中的几张空白支票，拎起他那只帆布双肩包，跨出门去。

## 2

街上很冷。

雨还在下，阴阴的。

路人和车辆都瑟缩着，不像在春天里。

让他想起大学四年级冬天到上海实习时，那里阴冷潮湿的晦涩的冬天。

骑在自行车上，雨披让风扯得张扬地把他的身体暴露在雨中，还没有骑出去一百米他已经几乎湿透了。

真够呛，这点儿钱挣得真他妈不易！想想，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对着他们眼蓝，好像他们家里藏了印钞机那样容易地赚着钱。

雨顺了颊淌下来，钻进他热热的颈间。

缩缩头，脚下用了劲。

卖硬盘的那小子分明是趁火打劫——昨天还只卖2050元一块的120MB的硬盘，今天竟然涨到2080一块。对方肯定是看透了冒着雨出来抓货的他一定是有客户急等着要货，所以就趁机宰他一刀。唉，没办法，虽然卖硬盘的绝不止他一家，可肯让他用延期的支票提货的也只有他了。认宰吧！他在心里把对方的娘老子一个劲儿地蹂躏，脸上是一脸的无奈。

生意难做啊！

谁会相信哪，这一单算起来也有近十万元流水的生意，经他这样东拼西凑地抓货做出来，再刨去回扣和税收，剩下的利润竟然到不了一千块钱。用他们的圈内话说，这叫“拼缝儿”。不过，话又说回来，一千块钱你



也别嫌少，一分钱少吧，可也没人儿白给呀！再说，那些压了资金自己上一手货的大老板们又怎么样呢，还不是一分一块地从他们这些二道、三道贩子手里往回抠儿？要不然，他们拿什么去支撑那些装修得越来越豪华的门脸儿，养活那些要价儿越来越高的“小蜜”们哪！

想起大学毕业后在国营单位拿到的第一个月的工资，他笑了，不是为现在每月万把块钱的进项，而是对那五十六块钱温暖的怀念。

不大的一只饭碗，却是响当当的铁打的。

没了。

所需的配件抓齐了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

雨，终于开恩地停了。

在街角的那个油腻腻的煎饼摊儿上吃了张加两个鸡蛋的煎饼，辣椒酱和大葱的辛辣满了嘴，让他多少平定了一些饥饿带来的恐慌。

抹了抹嘴，推起后车架上捆扎着两个重重的大纸箱的自行车往回走。

脚上的皮鞋已经湿透了，水渍渍地往下坠。

街上的人多起来，熟人也多起来。于是，他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来向那些很熟或者不很熟识的朋友、客户们殷勤地打着招呼。他那张并不很讨人喜欢的脸上堆满了真诚的笑容，心却累得不成。阿庆嫂说：“相逢开